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李公案 第三十一回 闊排場財主迎親 裝糊塗大媒受責

卻說李公打發老吳走後，叫酒保將那剩下的二兩來酒重燙一回，又添了一碟鹹菜，一個人慢慢的自斟自飲。看日影已漸漸的照進窗內，忽聽得三聲炮的聲音，覺得鼓樂悠揚，遠遠的從北而來。少頃，便見兩輛大鞍兒車接轡而至，坐車的都穿著公服，一個有須的是高提梁兒的帽子，一個年輕的卻戴著個金頂。這一對兒想必是大媒領轎的了。後邊金鑼響處緊跟著清道飛虎旗、肅靜迴避牌一對，官銜是欽加六品銜即選縣右堂，還有嚶嚶嘹亮的許多燈彩，四抬冠帔首飾，兩抬羊酒紅雁，都一對對的過去。新郎穿靴戴頂，披紅掛綠，坐四人大轎在前。後面一乘彩轎，是個七八□歲的白髮老婆子坐著，前呼後擁，甚是熱鬧。兩旁看的人扶老攜幼，挨擠不開，沒一個不唧唧誦羨。有的說：「還是三□年前，黃三林娶親有這般風光。」那一個說：「你不知道，今兒娶的就是黃三林的兒媳婦。」你言我語，七嘴八舌，彷彿看會的光景。

李公叫酒保拿餅和湯來吃了，問道：「這女家離這裡多遠？」酒保道：「有五六里地。」李公說：「回來還打這門前過麼？」酒保道：「不打這兒走，還能飛得過麼？您老好運氣，趕上這熱鬧。我們街上有年紀的還經過一兩遭，像咱這年輕的，還沒有見過呢。」李公道：「好，你再給我燙一小壺酒來，我慢慢兒喝著等他。」酒保道：「要菜不要？」李公道：「不要菜罷。」酒保道：「我給您老來一碟雞子兒。」李公道：「多少錢一碟？」酒保道：「有限，□二個大錢。」李公道：「也罷，得給我好好兒的做，多加點作料。」酒保道：「呀，我的爺，那是做現成的。統共□二個錢，還給得起加作料嗎？」李公聽他這話，倒也覺得好笑，沒法兒，只好忍著肚子疼，開個葷吧。酒保過來，揩台抹凳，另換杯箸，重新細酌。暫且按下。

再說那老吳想這三弔錢，拔開腳就跑，恨不得長出三條腿來，把他娘肚子裡的勁兒都使了出來。果然不到一個時辰，早到了靜海縣正堂的衙門。哪知道，到了衙門反覺得有點害怕，心想：「那客人來歷不知，這信裡頭又不知說些什麼，倘不是個好人，這封信進去，管保連我都扣起來，那不是玩的。」越想越不是，越想越害怕，一陣發慌，從頭門到大堂這一箭地，倒走了有頓飯的工夫。剛到宅門口，又想：「到底不好，不如不送進去，認個晦氣，白跑這一趟罷。」回轉身要走，正碰見值日的頭兒拿著公事進來，兩不提防，撞了滿懷。那頭兒姓蕭名起，是個烈火爆的性子，伸手就是一個大巴掌，把個老吳從門外跌進門裡，說：「哪裡來的狗攬的，不睜眼睛，到這地方來白撞。」

司閻俞升在門房內聽見吵鬧，也跑出來，見是蕭起，因說道：「蕭頭兒，你這公門飯也吃回去了。這是你打人的地方嗎？」蕭起陪笑道：「俞二爺不要見怪，方才這小子在這兒賊形賊勢地張望，見有人來，便想要跑，一頭撞在小的懷裡，差一點把這公事都撞掉了，因順手撩了他一下，不想驚動了二爺。」那門上便問老吳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來此探頭探腦的討打？」老吳嚇得個半死，剛剛回過氣來，說道：「是送信的。」俞升道：「給誰送信？是哪裡來的？」老吳又說不出來。蕭起道：「必是個白撞賊，假說送信。哪有替人送信不知姓名的？快捆他起來。」老吳聽說，越加著忙，急忙向懷中掏出那塊手巾，打開來取那個疊成的方勝，雙手遞給俞升。

俞升拆開一看，又把老吳上下的打量一回，問道：「你在哪裡遇見我們大老爺？」老吳摸不清頭路，說道：「實在不知道這信是送給大老爺的，要是知道，小的也不敢送。」蕭起聽見大老爺三個字，嚇了一跳，連忙到俞升身旁，在他手中看這封信，見上寫著：

諭張榮、俞升知悉，見諭即點齊六班值日差役並刑、招、禮、戶四房，即刻來小土地廟雙順居酒店伺候。

下面還有個花押，的確是本官的手筆，覺得方才莽撞，心裡倒有點兒發毛，連忙向老吳作輯、請安，說：「老哥千萬不要見怪，是兄弟該死，一家人都不認識。回來城隍廟前三德軒吃酒賠禮。」老吳到底還摸不著頭腦，倒像做夢的一般，把這三弔錢也忘說了。當時張榮還沒回來，俞升拿了信到裡邊去知會師爺及簽押上的朋友，又在賬房內支了三弔錢，叫人拿出來賞給老吳。老吳得了錢，歡喜得無可如何。但不知怎麼回事，倒要在這兒看個究竟，便坐在大堂階石上老等。

不多的工夫，便聽宅門上高聲的叫伺候。當時三班六房便紛紛的更衣換帽，又見俞二爺拿了個單子，站在暖閣下高叫，便有該班的接過，傳向各房去了。又是一頓飯的工夫，頭二皂快捕並各位房裡先生都分站兩旁，把個甬道都擠滿了。那俞二爺出來，在堂下騎上馬，頭裡的執事人夫一起起的跟著出門去了。後面抬著一乘轎子，卻是空的。老吳越看越不懂，說管他娘的什麼，跟著走罷，看他是到哪裡。站起身跟在轎後，一逕出城往小土地廟而來。這時候只不過是午牌的光景，街上看的人見前呼後擁著一乘空轎，也覺得奇怪，不必細說。

再說李公在雙順居等了一回，把壺酒已經喝了，往衙門的人還沒見來，很覺心焦。卻聽見遠遠的鞭炮響個不斷，知是迎娶的業已回頭。李公無心再飲，看那雞子兒還剩下半碟，便交給酒保說道：「你把這碟菜好好的收著，不要糟蹋了。」交代已畢，酒保把前後的賬通共一算，總共是京錢一百二□八文。

李公道：「是了，你暫且記下，等我臨走的時候給你。」說罷聽鼓樂吹打已相離不遠。李公站在門口等候，見地保王順領著迎親的在前飛跑，滿頭汗珠，把那頂帽子在手裡提著，蹬蹬的自南往北而來。

李公大喝道：「站住！要你這狗才忙個什麼！」王順聽有人攔頭大喝，吃了一驚，連忙停住腳，抬頭一看，認得是本縣李大老爺。急急的把帽子戴上，趕上前下個半跪說道：「地保該死，不知老爺駕臨，地保該……」李公不等他說完，伸手一個嘴巴，說道：「你不該死，卻也該打。有這樣欺貧貪富，一女兩聘，把有夫之婦膽敢鼓樂喧天的迎娶。你做地保的不報本縣知道，卻倒去幫忙跑腿。」這一問，把個地保嚇退了三步，只得低著頭，垂著手，連連答應著：「喳，喳。」那迎親的執事，頭沓已到面前。李公說：「還不站住。」地保趕緊知會，叫大眾一齊站住。恰好俞升領了一大幫公差吏役已進街口。看見了本官，連忙滾鞍下馬，趕行幾步，上前請安。後面吏役人等排齊了班，下個半跪聽候吩咐。李公叫地保過來，向他說道：「這迎親送親的一幫人都交給你，有個走的，唯你是問。」地保答應了下去，穩住眾人，怕他們偷跑。

俞升在轎內取出靴帽袍褂，給李公換了衣服，就在店堂內打疊開了，臨門設個公案。李公升座，命先提原媒來問，就在車上提攔下來，衣冠齊楚的在街心跪了，卻正是方才看見的這兩位。那年輕帶金頂的姓白，單名叫實。那有須的姓墨，雙名叫意師，都報了名。李公問道：「徐二混的正名叫什麼？」答應道：「叫徐可忠。」李公道：「你知他的女兒原聘給誰家？」墨意師道：「小的不知。」又問白實道：「你知也不知。」白實道：「監生也不知。」李公冷笑道：「要真不知就不怪你們，只怕未必。且傳徐可忠並黃三林的妻子火速來案，問明了再處。」發了兩支籤，壯快兩班飛跑著分頭去了。

李公問送親的是誰，白實道：「是徐可忠的大兒徐有財。」李公命叫上來，問道：「你妹子原聘的誰家？」徐有財道：「不瞞大老爺說，妹子原聘黃家。後因黃家將聘禮取回，到去年方才另聘姓杜的。」李公道：「黃家聘禮多少？因什麼取回？有退婚的憑據沒有？」徐有財道：「大老爺問到這裡，小的都摸不清。都是我父親經管的。」李公道：「黃家的媒人是誰？」有財道：「一位姓張，叫張保田。一位就是墨大爺。」李公道：「哪個墨大爺？」有財手指墨意師道：「就是他。」李公怒道：「可惡該死的奴才！都是你東撥西攬，播弄兩家。先前黃家富，你就將徐家的女兒說給黃家。今兒杜家好，又將黃家的媳婦說給杜家。兩面三刀，已是可惡。方才本縣問你，還敢裝糊塗，推說不知。來，先給我掌嘴再問。」左右上來，將他的帽子摘下，拿著皮巴掌正待動手，徐有財同白實替他磕頭求饒。李公道：「暫且寄下這一頓，快將前後情節與我從實供來。」這正是：

未能覆雨翻雲，已見水落石出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